龍飛紀畧序

龍飛紀畧何紀我
太祖
成祖創業繼統之事也畧何事乎弟盡姑
紀其大畧也紀之者何詔安吳子聿甫
也恭惟
聖祖以天授之聖際五百之運提三尺起
塗泥虎嗟龍吞剪群雄執秦鹿經綸章

昧重開日月誠曠古之奇也當其間闡
百戰收功於萬死一生之餘論道講藝
於投戈息馬之際
皇圖覇畧雖鬼神不能窺測
聖德神功猶畫天地不能爲容何其盛哉
顧其當日行事之跡藏之金匱石室不
惟草萊書生目不及見
廟堂縉紳之士亦有不及知者吳子生長
遐荒糟糠不厭乃能旁搜窮討爲是紀
良亦難矣不亦賢乎初名
聖朝征伐禮樂書于弗善也爲易今名因
爲之序紀凡八卷當代名人若顧秋山
洪覺山李中溪錢月川江午坡田豫陽
義民陳顯林瀆輩共捐資刻之華甫名
朴性善記書過目輒不忘於天文地理

古今事變四夷山川道路遠近險易無不在其胷中所著有醫齒問難樂器渡海方程九邊圖本諸書又校補三國志當道見之無不珎愛廼不能推轂使流落不偶予甚憐焉故嘗方之史遷云噫若吳子者其將不遇也耶

嘉靖甲辰季秋之朔武夷散人林希元書于鳳山之退脩堂

龍飛紀畧目録通例

一紀畧之集自壬辰至壬午共五十一年採事本元史及我 國初武胄貼黄列傳則例記載而征伐禮樂備焉 臣旁蒐博采遠求近取勞心十七寒蓋求其真而不恤其異但取其當而不必其同不異原於事真大同由於理當臣為紀畧心有在矣成化間史館奉

勅纂修續編綱目記元甲午歲冬十一月元右丞相脫脫克高郵分兵平六合賊勢大蹙以時考之我太祖率趙德勝耿再成正守禦六合及瓦果壘諸處奉行天命吊民除殘顧乃失於考證而不知諱避況

近時有名臣功臣之録止言武功而不及文治其諸
可職掌與夫
大明會典專詳文治而武功未昭且歲月湮沒彼此
錯見苟無會一之歸難為
法祖之助以是歎惜而述成紀畧蓋表歲以首年因
年以紀月即月以繫日隨日以聯事天道明而大統
正幾微著而鑒戒昭有追原其始者有遂言其終者
有詳陳其事者有備載其文者有因政之廢置而見
者有因人之誅貶拜遷而見者務期脉絡通貫細微
咸備
一月壬辰至丙午歲書甲子以元主及諸国年號分
註其下者賤夷狄與中国反正也元至正之後即以
宋龍鳳年號首諸国蓋宋是
国家首事之主故推先之若我
太祖及諸文武征伐建置直書其事不繫之宋以著業
由特起也戊申正月大書洪武之年削去至正之號
以表繼天奉元大一統以匡萬邦者矣
一紀兵大衆曰師衆少曰兵將尊師衆則稱將稱師
師少將尊則稱兵稱將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
浸兩兵相鬬曰戰詐戰取勝曰敗解暴拯危曰救行
定曰徇亟戰曰及内整兵填戰外伺便逞毒曰次掩
其不備曰襲已去躡之曰追來而備之曰禦聚兵粮

而守之曰戍倍衆陵城曰攻禁樵採絶出入曰圍以
義撫服曰定肆行殺戮曰陷大將之於偏裨能左右
之曰以若
大駕親征則書自將去国喻時則書至臨戰危殆得
返則書至去国未久不禦戎行則書還師全功成則
書振旅
一前元紀綱大壞外而將帥相攻内而臺省交激主
后世子昏荒悖戾天災流行歲無虛日與夫僭国破
没州縣謀為弑逆亦必備書
一礼楽刑政宮室衣服田賦雜課兵制之類或古所
無而今始創或行已弊而更改定者則書如書初年

月相同事可類比而屬詞以聯之則稱及稱併明大
純正可以徵今傳後者必加揄揚其祭祀樂器律曆
関乎天人之重經體之要所有鄙見備述其下乃羅
仲素撰集遵堯録之意亦野人食芹思
主之忱也至於情理事物錯綜斟酌未得義理之安
文質之中寛猛之宜是非之公蔡固有罪矣
一親親褒忠古今盛典歲在己卯雖蒙革除然猶特
書洪武三十二年於上旁註建文元年于下蓋建文
稱號將及五年素知尊　成祖雖以許觀口劾卓敬
奏裁齊泰黄湜之主兵建文不惟不動亦且非其素
志天下後世所共知也况許觀諸人滅頂殉君松筠

立節原其志亦可悲矣是以
成祖已嘗痛憫其死於先故今不得不記其事于後
一我
聖祖功德優於湯武事勢盤錯邁于商周蓋發自布
衣提劒三尺身無百里七十之封前無肇基其勤之
績其所為敵如陳友諒張士誠擴廓王保保李思齊
張思道之徒智猾雄武雖葛伯之放縱飛廉奄君之
神暴皆所不逮也肆
聖祖一敬中純群策畢舉數十年間兵無留行遂集
成大統雖然儆戒易忘平成難保此禹貢之書時憲
之謨文德之雅三代臣子所以不能已於不作矣非

古皆然于今尤烈謹以混一之功先後難易巨微畧
叙如左維歲壬辰季春之月我
聖祖起兵濠州徇定遠攻泗州靈璧破元平章也先
帖木兒兵因取滁州六合率趙德勝耿再成禦却元
師乘勢取和州真州渡采石取太平集慶鎮江常州
嚴州廣德長興寧國宣州江陰徽州楊州池州建德
婺源浦江宜興衢州蘭溪　親征婺州改為寧越府
取諸暨紹興遂歸方氏溫台慶元復池州征安慶拔
處州又降福寧州大戰龍灣破友諒之師復太平安
慶因取信饒　親征九江走友諒又降建昌南昌龍
泉袁瑞撫吉以及蘄黃興國沔陽苗將作梗吳兵來

圍劉基撫定三衢天壁誓拔處州南昌復而江右全
友諒滅而武昌震陳理歸降常德荊州衡陽夷陵安
陸襄陽贛州南安後先歸附悉師淮東海安泰州通
州高郵淮安濠泗廬徐宿州以次收降李文忠降杭
州進取紹興華雲龍取嘉興而俞通海亦取太倉崇
明嘉定崑山松江遂從徐達進圍蘇州士誠執而浙
西寧谷珍降而浙東定自此湯和南入閩中徐達師
出長淮克沂州嶧州向青州轉取濟南萊登以及東
昌東平濟寧引而西上黃河取陳州汴梁河南虎牢
陝州潼關鄧愈出襄陽亦攻克南陽唐鄧葉縣舞陽
魯山汝寧隨州德安以及金商鄖陽均房裕諸州河

南無兵引師而北檄諸將會于東昌薛顯通源傅友
德馮宗異取衛輝廣平彰德懷慶澤潞平陽絳州拔
臨清德州郭英進破通州元主北走徐達因克元都
遣將徇下順德河間保定真定以至平定州謀取山
西而胡美何文輝入杉關取建寧檄定興化泉州汀
州吳楨取福州湯和克延平而邵武漳州亦望風納
欵楊璟攻克永州寶慶道州桂陽常寧武岡全州移
師靖江廖永忠朱亮祖自福州海道進取潮州惠州
廣州陸仲亨胡通自贛州由南安畧韶州南雄肇慶
連州與永忠亮祖會于龍潭永忠因馳檄海南海北
九真日南三十余城皆納印請吏自是泝江由肇慶

德慶行定蒼梧欝林潯貴永忠向南寧亮祖以兵會
楊璟屯于象鼻山克靖江又降田州太平永忠亦取
南寧柳州象州賓州降其平章阿思蘭兩廣入畱班
師還朝即命率師偕徐達北伐達已先自北平率常
遇春郭英傅友德襲擴廓破王保保遂取大原乘勝
遣將取武州朔州大同宣德燕代復寧引而西破鹿
臺由河中趍潼關師抵西安降王武踰隴州破任從
政進取鳳翔臨洮又降李思齊遂征平凉遇春還師
北伐大破元也速之兵東畧全寧大興上都徐達亦
督諸將復慶陽斬張良臣文忠徑由鴈代救大同擒
稅列伯軍威奮揚元主遠徙雖絶恢復之念每肆憑

陵之毒由是徐達三師定西而寧夏延安甘肅瓜沙
始復漢唐之舊文忠屢出野狐而興和合剌開平應
昌驢駒乃無達鞨之庭北狄既平西師復舉馬雲出
鎮遼左以安載觀友德連拔階文綿漢直趍成都永
忠襲破瞿塘夔州亦抵重慶明昇出降戴壽就虜再
克保寧遂收四川歲在辛酉雲南是征搗赤水徇曲
靖戰白石舉雲南收永寧城烏撒徇建昌澂江臨安
尋甸楚雄襲大理定鶴慶嚴江車里平緬擊破烏撒
東川建昌芒部雲南叛酋楊苴等斬首九萬級檄定
百蠻之種威加八佾之邦雲貴俱平友德功第一沐
英次之自是內而湖廣四川雲貴化外諸州若宣慰

宣撫安撫軍民指揮長官等司外而安南朝鮮南海西域等九十國皆奉表入貢而一統之業成焉其間鳶血戰之危謀臣出奇破敵之劇明良際遇之艱兇獷服馭之難興誦厥迹令人惕然

一大統未集則以收復省府為先及其平定則尤以撫綏荒夷為要間有險處關係內外重輕者必詳沿革維繫之由古今經措之畧其京東塞北黃河大河所經舊有荒屯廢縣則遡其委源詳其分併期成屯田以需饒足海外如南海傍海諸國磧外如西域大小部落塞外如遼東興和大寧東勝極徼國邑海陸道程遠邇逆順亦悉加考實庶幾不出戶庭可知天下間又詳其土產論其有無則尤體

國家建立市舶之意推廣先大夫丘濬欲聽民貿迂之議也海表壙塞列壤稱君無慮數十百国絕不言兵而許通互市斯遠迩畢至物貨叢集因而起例抽分國計日裕上可以充六軍之費下可以寬民力之征斯邊鄙伊野海道肅清邊軍坐嘯穡人成功矣若大寧東勝降城瓜沙玉門六處邊塞繫漠唐所恃以威北虜西戎而奠齒并雍涼者六處雖久淪沒其險阻關要恢復機宜亦必畧舉其槩而微發其端亦不忘聖祖一匡之勲先臣宣布之力也

太祖高皇帝

初望氣者言淮西當出天子及元泰定戊辰年九月丁丑朔未時

帝生于濠州龍光燁炎人咸驚異至順帝壬辰三月起

兵後代郭子興將兵渡江取太平集慶及江州南昌

武昌兩淮兩浙爲吳國公十年爲吳王三年稱吳元

一年混一天下即皇帝位三十有一年於戊寅歲閏

五月初十日崩享壽七十一後上徽號曰欽明啓運

駿德成功統天大孝皇帝廟號高祖

壬辰元順帝妥懽帖睦爾至正十二年天完主徐壽輝治平二年春三月我

太祖高皇帝起兵濠州依定遠郭子興

時潁州劉福通羅田徐壽輝攻陷郡縣僭稱尊號壽

輝又遣兵陷漢陽興國武昌沔陽中興轉陷江州殺
總管李黼連及南昌袁州岳州房州歸州其竹山諸
賊亦陷襄陽所在裂裳為旗荷鈐為兵不可勝數定
遠人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崖率賓客子弟攻濠州城
據之時訛言騰咈多及無辜我
太祖亦為所過懼禍將及挺身入濠城為門者所執
將欲加害人以告子興即馳救活之撫之麾下與語
時務大見稱異取為親兵未幾子興曰汝單居當為
汝婚子興嘗暮歸與夫人飲酒忽惋惜謂曰方今兵
亂正當收召豪傑是子舉止異常若不撫於家使為
他人之親是失智矣子興悟遂以　女妻之即

皇后馬氏也　太祖既在甥館日掌征討之事有王
志者與郭興亦舉兵相從志見天命有在宿衛甚謹
元台州路達魯花赤泰不華討方谷珍于澄江戰敗死之
朝廷以谷珍為亂海隅出翰林學士泰不華為台州
路達魯花赤既至遂招降之未幾谷珍復刼其衆下
海入黃巖港以叛不華發兵扼黃巖之澄江遣義士
王大用抵谷珍示約信使之來歸谷珍疑慮拘大用
不遣以小舸二百突海門入州港犯馬鞍諸山不華
語衆曰吾以書生登顯要誠慮負所學今守海隅賊
纔就招旋復為亂君輩助我擊之克則衆之功也不
克死以報國谷珍使其戚黨陳仲達往來議降不華

具張受降旗乘潮下潛江觸沙不行垂與谷珍遇呼仲達申前約仲達目動氣索不華覺其心異手斬之即前搏賊船殺五六人賊跳入船又殺二人賊舉櫂以刺斡斫折之賊群至欲抱持過谷珍船不華瞋目叱之起奪賊刀又殺二人賊攢槊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尸于海時年四十九是役也為朝廷方征徐州故命江浙募舟師北守大江谷珍是以懷貳復叛事聞詔贈泰不華為柴祿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魏國公謚忠介立廟台州賜額曰崇節

元隴西地震

地震踰百日城郭頹圮陵谷變遷定西會州靜寧華浪尤甚會州公宇墻屋崩獲弩五百長者丈余短者九尺人莫能挽因改定西為安定州會州為會寧州

閏月天完將陳普文陷吉安路鄉民羅明遠起兵復之

元岳州武昌復而又陷

湖廣參政鐵傑以湖南兵復岳州又同萬戶陶陽等州

夔祖復武昌未幾賊復遣兵盡陷沒之

元四川行省平章咬住引兵向荆襄徇復忠萬夔雲

元命各行省分兵擊諸路起兵者

時朝廷深以江西浙右諸盜為憂命江西行省右丞火你赤與參政朵解討江西賊左丞元魯失江浙左

丞老老與吉星卜顏帖木兒蠻子海牙將兵同討饒
州信州諸賊
元湖廣平章也先帖木兒軍潰于沙河以為御史大夫
左遷西臺御史大夫朶爾直班為湖廣平章出御史范
文劉希曾為郡判官
也先帖木兒駐軍沙河軍中夜驚盡棄器械北奔汴
梁收散卒退屯朱仙鎮朝廷以也先帖木兒不知兵
遣平章蠻子代還仍為御史大夫西臺御史范文劉
希曾等劾其喪師辱國脫脫庇之中臺御史周伯琦
阿附脫脫劾文等越分干譽乃左遷朶爾直班為湖
廣平章出文等為各郡判官由是人莫敢言直班既
受命關中人涕泣遮留慰遣之從間道得之湖廣汝
中栢等言于脫脫曰不殺朶爾直班丞相終不安乃
命給軍餉總兵者希旨数侵辱之不為動脫脫又遣
國子助教完者至軍中諷使害之完者至益加敬禮
謂人曰平章國之勳舊吾苟傷之人將不食吾余矣
直班素感疾病風卒于黃州
臣按至正之季外多強敵元朝君臣當明賞罰以起
忠烈顧乃法典倒持敗軍者反司臺憲忠讜者貶死
外郡脫脫乃亦為此日後不終從此始矣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元邵武千戶魏淳復邵武城荊門州知州聶炳復荊門州

宜黃賊塗祐與邵武賊應必達等攻陷邵武路總管
吳按不花以兵討之千戶魏淳以計擒祐必達復其
城荊門州先為竹山賊所陷殺總管柴肅知州聶炳
至是亦以兵復之
平章哈住復歸峽州及中興路
哈住以兵克復歸州進攻峽州大破賊將李
大素等兵遂平之乘勝遂復中興路及屬縣
元主如上都詔天下完城郭繕隄防
五月元徙瀛國公子趙完普于沙州
御史撒撒帖木兒等言河南諸處群盜轉引亡宋
故號以為口實宜徙和尚完普等家屬於沙州從之

元建昌民戴良起兵破臨川縣鄧忠復建昌路　六月我
太祖徇定遠降驢牌寨得壯兵三千人
太祖入濠駐師已久元撒里不花率兵欲復濠城憚
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為盜以激功賞由是民益囚不
安其豪傑咸投入城以自保至是　太祖率費聚等
南畧定遠遇疾復還時定遠張家堡有民兵號驢牌
寨孤軍乏食無所覊欲降我太祖曰此機不可失
也即遣聚等騎士二人步卒九人從行至定遠界其
營中遣二將出迎　太祖與聚等下馬渡水而往其
帥出迎　太祖解佩囊與之彼以牛脯為獻請儲軍
促裝且申密約　太祖將還慮其不誠留聚伺之越

三日聚還告曰不諧矣太祖即率聚等三百人抵其營以計取之得壯士三千人有秦把頭者結寨於定遠豁鼻山費聚又以義招降之又得兵八百余人引還濠州軍威稍振

元大名路饑旱餓民七十余萬口

秋七月天完主遣將破杭州元江浙叅政樊執敬戰死董摶霄率兵擊走之進復徽州

徐壽輝遣項普略引兵掠徽饒諸州遂犯昱嶺關進攻杭城城中倉猝無備叅政執敬遽上馬率衆以出中途與戰奮刀斫賊中鎗而死時董摶霄從江浙平章教化征安豐乘時攻濠州屬朝廷命率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教化問計摶霄曰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為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賊乘銳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為矣教化不能決摶霄曰公江浙主相方面失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曰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城賊迎戰摶霄麾壯士突前諸軍夾擊七戰皆捷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皆死遂復杭城已而余杭武康德清於潛安吉千秋關次第以平賊將潘大恩梅元等以其徒來降尋克廣德蘄饒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摶霄引兵擊之賊大潰斬首數萬級擒道士焚其妖書斬之徽州

以平　臣按董摶霄元之智將也我
太祖駐濠四境窮蹙摶霄征克安豐若乘勝致寇濠
州得無危乎杭州告變舍攻濠以援杭則濠州安定
主將協勢自此泗州靈壁滁陽儀真俱可行定而渡
江之形成矣

福建行省以羅良署漳新翼萬户

良字彥溫汀州府長汀縣人先是漳州路南勝畲賊
李志甫於至元四年反圍漳州守將搠思監與戰失
利良乃傾家貨募集鄉民為義兵從江浙平章不花
討平之論功為最奏授長汀尉及至正十一年七月
龍溪縣獄囚徒反殺元帥月魯帖木兒焚官民廬舍
縱掠財物良以兵擊擒之帥府版署漳浦縣主簿吳
仲海許機察巫必恭反陷南勝縣掠阡丘湖山諸砦
殺千户福留良提步騎三千培之鎮將舉授南劒淮
上翼千户是年壽輝將詹天驥間道陷龍巖六月悉
衆攻漳州西門逼取帥府郡縣諸印綬執民少壯者
驅以為亂良裒所部兵與賊巷戰斬天驥梟首于市
復躍騎出城手殺賊黨無筭賊引去二十有三日賊
首曾飛復擁衆來攻西門良復與戰遂斬曾飛并賊
徒伊回珠等二千六百級闔郡以寧帥府上其功于
行省即以良署漳新翼萬户

元右丞相脫脫請討徐州詔許之

八月元湖南元帥府復寶慶路
寶慶為湘鄉賊所陷湖南元帥小失海牙總管顏思
忠率兵擊走之遂復其城
元主還大都　方谷珍攻台州元浙東元帥也惑迷失
福建元帥黑的兒擊走之　耿炳文謁我
太祖于濠州以為統軍百戶
臣按濠州古之鍾離秦為九江楚漢間號東楚至我
朝洪武初改為中立府七年乃改為鳳陽府乃興王
之地其地南引荊汝東連三吳北接梁宋平塗不過
七百里西援陳許水陸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內保淮
淝之固龍泉之陂良疇萬頃舒六之貢利盡荊蠻金

石皮革苞木竹箭皆萃山湖藪澤之喂小小水旱不
能甚害土產草滋之實遇荒年可以取給於戲山河
矜帶地險章於丘陵治亂推移興亡見於人事是地
在古糜爛極矣漢高決戰陳都光武連兵舒淝曹操
馳馬蘄黃司馬師兄弟畢力致戰其收平之功亦難
矣大凡地繫險要在治世固為無事或值衰替而以
奸臣統之吾恐堅甲利兵得乘其便偽令焰酷得遂
其私邪惠小恩可繫衆志猾詐錮疚幸濟之計日謀
見利如歸群然畢集安在其不為亂乎國家設為中
都鎮以晉守但付授貴於擇人土地未甚闢墾其所
以畜惟雄壯富庶甚不可不加之意矣有來自鳳陽

者吾悉問之備知其土地壙遠肥瘠相參宜種黍稷稻麥但其民懶惰耕作由天不加糞力其閩廣諸人有役於彼處者所有園地稍加糞壅則收獲倍常土人相視駭愕而終不效法古云道之而生養遂有以教之厲其禁而勸其勤則一熟足飽數歲矣且鳳陽內固南畿外協河南其關繫不細吾聞鳳陽有變壽宿定遠是其兵衝是故陳潁睢汝諸奸或自夏邑諸處由沙河以入宿州或自固始諸處由大別以入霍丘或自項城而來或自汝而通新蔡或由澮而達永城各取便道易向鳳陽伊昔南唐罷把淺李穀遂自正陽以伐唐梁人克徐州葛從周遂由鄆兗以侵壽

壽州船舸集湊歲時抽分足給高墻庶人之用夫水陸畢萃則亂賊容易以為奸蠹戶心貪其小利最易以引誘防微杜漸不可不預　國家建中都于鳳陽立重鎮於淮安置兵備於潁州開分司於睢陳遠近相維犬牙相制鳳陽南北之患可以無虞但所轄壽宿泗潁凡繫淮南河南山東水陸陡澗其地雖或不成軍州但其要足以禦外安內都為覈實以戍守之則奸無從發縱使袁術董憲茅萌再生亦不得為患矣

九月元脫脫帥師攻徐州屠其城趙君用奔濠州元兵遂侵朝廷既許脫脫討徐州兵部尚書密爾麻和謨等言大臣天子股肱中書庶政根本不可一日離乞畱脫

脫以弼亮天工則內外有兼治之宜社稷有倚重之寄不報仍詔脫脫以荅剌罕太傅中書右丞相分省于外督制諸路軍馬命知樞密院事咬咬平章搠思監也可札魯忽赤福壽等並聽脫脫節制及是帥師次徐州之西門賊出戰以鐵翎箭射馬首脫脫不為動麾軍奮擊破之入其郛明日大兵四起亟攻之賊不能支城破李貳遁去遂屠其城趙君用彭祖住率余黨奔濠州脫脫命賈魯追擊之君用與郭子興極力拒守會魯病死兵乃去君用遂據濠城稱王二人以窮來歸子興與孫德崖反屈已以下之遂為君用祖住所制幾不能以自立

元主遣使趣脫脫還朝

元主以徐州既平即遣平章普化即軍中加脫脫爵太師趣使還朝

臣按徐濠相去不遠唇齒之勢也當時我太祖在濠州脫脫以重師屯徐州賈魯雖死若移徐州之師以犯濠州吾恐新造之邦主客未協寧無危矣乎天祐下民將啓隆昌之運故使元主舛亂其謀召還脫脫之速於戲脫脫既還其余不足慮而濠州定矣

安陸賊俞君正復陷荊門州知州聶炳死之

天完將党仲達陷岳州俞君正復陷中興平章咬住及賊

戰敗績判官大都死之范忠復中興咬住還屯石馬
中興路義士以俞君正陷中興路殺判官大都遂與
荊門僧季知固起鄉兵復之君正敗走指揮使都剌
蠻領兵入城咬住始與賊輕戰致敗乃自松隘還兵
屯于石馬以擬賊便
冬十月元霍山崩
山未崩之前三日山如雷鳴禽鳥飛散隕石數甲
十有一月元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討天完將趙普
勝于湖口死之
星吉為南臺御史大夫執政惡之出為湖廣平章又
移江西與江浙帖里木児總兵討万谷珍星吉馳赴
任比至江東復有詔命守江州時江州既陷趙普勝
周驢等據池陽太平衆號百萬星吉募兵三千人趨
銅陵克之擒周驢奪其船六百艘軍聲大震遂復池
一州分兵擊石埭諸縣進據清水灣又大破之賊久圍
安慶聞風燒營遁走進復湖口克江州留兵守之命
王惟恭棚小孤山星吉自據鄱陽湖口綴江西要衝
一以面扼復日久援兵不至賊乘大艦來攻縛篙筏塞
上流火之星吉率兵力戰衆死且盡星吉復堅坐不
動中流矢而仆賊素聞其名不忍害舁至窓室乃蘇
賊羅拜饋食星吉斥之九七日乃自力而起北向再
拜曰臣力竭矣遂絶星吉河西人棚思吉子也

十有二月元荅失八都魯復襄陽

汝潁兵起元以察罕帖木兒為汝寧府達魯花赤李思齊知府事

汝潁賊起其勢猖獗旬日間殘破江淮諸郡朝廷興師致討迄無成功沈丘人察罕帖木兒與羅山李思齊同起義兵邑中子弟從者數百人屢破盜賊事聞遂並用之以察帖木兒為汝寧府達魯花赤階朝列大夫思齊知府事於是忠義之士俱樂依附得萬余人屯沈丘自成一軍

癸巳元至正十三年天完治平三周張士誠天祐元春正月元以哈麻為右丞

初脫脫西行別兒怯不花為相以宿將欲中傷之哈麻營護得免而別兒怯不花與太平韓嘉納禿滿迭兒等十人結為兄弟及脫脫復相謫太平陝西出別兒怯不花般陽禿滿迭兒為四川右丞誣以罪追至中途殺之而深德哈麻因復召用得拜右丞

臣按朝廷四方之極于時群雄陷沒郡縣胡元諸臣以私怨互相殘貶吾聞東京立黨而漢祚衰牛李爭權唐經幾墜脫脫所為如此宜元淪亡之速也

元立司農司

初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元主曰此事利國家其議行之於是立司農司以右丞悟良哈台左丞烏古

孫良禎兼太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其地東及遷民
鎮北抵檀順西自西定南至保定凡官地及原帶管
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給鈔五百萬錠以供
工價牛具農器穀種之用又倣前虞集之議於江淮
召募能種水田者及脩築圍堰之人各千人為農師
降空名敕牒十二道能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
百人正八品三百人者從七品就以領其所募之人
所募農夫給鈔十錠期以明年散歸
臣按京畿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雀
葦之場海潮日至淤為沃壤其於兩浙海濱之地大
始相同然盧溝白河滹沱易水衛潞諸河俱會京輔

苟不從上濬洩不無迅猛橫溢吾觀盧溝之水發自
馬邑洪濤山之桑乾河而朔州武軍山之灰河武州
白羊溪谷之武川嘆士谷之渾原川應州西安鎮之
崞川皆入桑乾流至馬邑縣西北之金龍池隆慶州
嬀川之水自州界流至保安州西南三十里之清水
河吞納萬全左衛西海子之水并保安所出二郎溝
之水天神界所發水溝口河之水會宣府城南五里
之洋河同燕尾溫河以至團山溪河之水經保安之
南合沽河西至懷來縉陽山灤河之水順勢西流畢
會桑乾其龍門之水因塩溝流至廣陽房山縣北良
鄉縣東亦由廣陽以入桑乾並從東南流抵宛平過

盧溝至看丹口其萬全赤城之東河西河雲州鵰鶚堡之南河南河之源自剪兒峪狗兒村合流至此西河則合溫泉東流分而為二一從西北入宣府城一從城南以合東河東河則自獨石雲州東南流經古北口三河異流共趋古北過密雲至順義縣北二十里之牛欄山會潮河經通州出直沽以入于海則同其黃花鎮川河自塞外經昌平懷柔玉河大通二河繞都城過大通直抵高麗庄順義黃頒峪所出七渡河經流三河昌平芹城水西南流至藺溝一畝泉之清河經燕丹村雙塔水自雙塔店以會昌平縣月兒灣之榆河沙河過順義若香河縣拔魯口之河流經縣西同前衆水俱滙白河禦夷北塞鮑丘水南流逕九庄嶺百余里過密雲戍合道人溪出縣界密雲峒山水流為廣峒關外三川流經密雲東北號為要水三河縣東南平谷故城之水接納洳河泃河周村馬莊獨樂小碾鄉泰諸河自平谷界過三河抵通州之寶坻灣陽界梨河經遵化縣西南運通湯池直入寶坻之三汊口會通潮河若滹沱水源出代州繁峙縣秦戲山歷代崞忻定五臺盂縣過榆東出鹵城經三合入南關井陘平山趋獻縣易水曹河諸流至此俱併行矣戴觀盂縣龍化河水向北流慮虎雲中牧馬與夫大鳴泉流為韓河經真定縣界松嶺水經阱縣

為甘淘河流為綿蔓又吞濊河松陽河源自靈壽之
揪山靈壽東北衛河經焉其水則來自常山矣山西
諸水散於燕脂當城泒河直至阜城泒河又吞納之
清漳河抵衡水入武邑縣北三十里名曰夾河大行
山麓之水流至武安沙窩里伏流出儒教與沙河縣
之水流為響水河者同入洛河洛河出自遼州太行
山歷武安栢林伏流至洛遠里復出東經鉅鹿凡諸
數水咸指澤沱為壑然易水曹河至獻縣五里鋪已
同澤沱河朔名水必以曹徐石橋一畝滋河沙河鴉
兒唐河為宗是故唐水自靈丘縣過飛狐倒馬至唐
縣界入祁州以會沙河沙河自定經祁東南入滋河

滋河發自無極縣歷深澤至祁西南三十里乃合沙
河沙河又受道欄告河蓋道欄河源自平樂縣山麓
之水流至淶水縣西十里是謂道欄行唐縣楊川嶺
水流入縣界又謂告河雞距泉一畝泉流至保定城
西三里而謂清苑至安州之西南則匯為劉家淀矣
完縣界水經滿城之南五十里即方順河也流之清
苑石橋河水東歷清苑之南二十里則入黃狗窊梁
河之水自唐河分流至保定東三十里保定東南九
十里則有土尾河焉源自蠡縣唐河經縣界抵安州
五廻嶺之雷溪水經滿城之北一十里號曰大冊河
自此經清苑北十五里徐河所由名也亦入安州其

長流之源由鮑河過安肅出新安東南至雄縣以入
尾濟溫義則發自安肅之南三十里號為曹河一出
縣西十里曰徐河俱會安肅縣南彼此相合河名溫
義再轉南行與長流交會經雄縣亦歸尾濟東鹿雙
丘鴉兒河源出晉州入束鹿境以入深州易州西南
五十里有女思谷水自澗東北以流轉而西南徑赴
易州有漆水發自礬山桃林入漆水縣界東入聖子
水有莊溪出自紫荊南入白澗以前數水順流歸宿
咸以易水為宗易水則在安州城北流至雄縣即為
尾濟過五里舖合澤沱歷保定出直沽入于大海代
郡淶山之水流至淶水縣北又東南至定興西合五

里澗則為拒馬河而新城馬村河紫泉河又會之矣
併至白溝東注霸州任丘縣之滱水及掘鯉淀之水
與夫洋東五千二淀由肅寧縣外二十里下由中堡
河武清之南有清沽港西接西沽東合小直沽與前
數河同歸直沽又東起信安御河西至霸州莫淦口
又保定縣西北直至雄縣自雄縣以至安州自安州
西邊具淀以至清苑又起安肅廣信之南以及清苑
西北自清苑之西古有雞距泉尚泉并方田稻田南北東
西各一十里號曰西塘泊限以大河以分南北然於
安州開修易河引水東注其中東西三百里南北五
十里皆可築堤貯水況安州至西山地遙百里若更

築塘埭相立斗門旦夕俟潮放入御河東鑿池塘以
益埭水則安州東瀕于海廣袤数百里可為稻田莞
蒲蚌蛤不勝其利矣夫塞外河朔太行雲中諸水俱
會京東若於水之源流流之分併勢宜堰截者則堤
防以資灌溉勢宜分殺者則注引以為塘淀斯派分
于上勢弱於下傾瀉於直沽者罔有疾溢仍按視直
沽武清清苑滹沱五里舖尾濟雄縣安州及通州潮
河三汊口看丹口一十二處審係水漲必衝及可紓
緩水勢者不惜平地数百里中開塘泊以承水之飛
放因勢穿溝以分水之余支然後横開長渠収其流
分散其水計淫泥所鍾與沮洳盡處各為斗門以司

啓閉外以截鹹水内以畜淡水斯瀕海数千里河北
四百里変為良田而脱脱區區末利吾羞為道之矣
蓋嘗要古今之変而推物情之常大都營田京東勢
必募民苟不轄以王官利亦不久若將五府六部九
寺官員應給月俸就以所營之田佃耕之民隨其品
秩高下而給田畝多寡放成周鄉遂用貢之制田土
治庶民和常禄之外加殊異之崇褒田土荒庶民散
罰俸之中重非常之譴責如是則官皆撫其民以保
常禄民亦忠事其官以守常産恩意聯屬農事益登
不惟可省河海之運而承平変故亦可支持矣

三月我

太祖以耿再成等攻泗州克之陞再成為鎮撫
方谷珍請降于元
朝廷命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荅里
失里招諭谷珍故谷珍因是又請乞降然猶牽於部
下懷貳未決
夏四月元主如上都
五月元人復饒州
饒州久陷于賊至是江西左丞相亦憐真班江浙左
丞老老引兵取道信州元帥韓邦彥哈迷取道浮梁
復之蘄黃諸盜望風奔潰
張士誠起兵高郵稱誠王建元天祐殺知府李齊

白駒亭民張士誠及其弟士信士德舉兵陷泰州淮
南行省遣李齊招降被留不遣久之賊酋自相戕殺
始縱齊歸士誠尋殺參政趙璉陷興化縣行省以左
丞偰哲篤鎮高郵出李齊守甓社湖會數賊呼噪入
城省憲臣皆遁齊還城門已閉士誠遂據高郵稱誠
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已而有詔赦之使者至不得
入賊詒言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往至則下
齊于獄齊雖辯說百端士誠終無降意仍呼齊使跪
齊呼叱曰吾膝如鐵豈為賊屈士誠怒使曳倒搥碎
其膝而剮之時論大魁三人若李黼泰不華李齊皆
不負所學

臣按高郵重地省憲府縣在焉數城入賊而長官皆遁元朝真無人哉吾切笑之不意吾閩庚寅三月初旬反囚已平有趕馬入自南門執之不獲衆為助之厥聲閧然妄傳賊囚復反一時長吏踰墻竄走殆無人色所為如此實啓盜心夫倉卒之際盜賊突馳惟馬騎柁戟可以制之柁戟可以殲擊馬騎可以遥射舍是二器不足以備變亟矣

元起復余闕為淮東宣慰副使

闕字廷心元統初進士同知泗州為政嚴明陞刑部主事不憚權貴棄官歸家召脩宋遼金三史充脩撰歷監察御史出為湖廣行省郎中莫徑蠻反右丞沙班當征而辭闕言曰右丞當征沙班曰郎中言固是其如芻粮不足何闕曰公第往此不難闕下令趣芻粮三日而集沙班行入朝三遷出僉浙東憲司僉事丁毋憂值賊兵據擾河南陷没郡縣乃起闕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抵官十日而寇至拒却之乃集諸將有司議屯田守戰策環境築堡砦選精甲外捍而耕稼其中浚隍增陴隍外環以大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為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陞都元帥廣西苗軍五萬從阿思蘭沿江下抵廬州闕移文謂苗蠻不當使之窺中國詔阿思蘭還苗軍有暴於境者即戮之凛栗不敢犯時群

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為江淮保障
六月元立愛猷識理達臘為皇太子兼中書令樞密使
元河南四川軍復安陸州以淮南行省平章福壽將兵
討張士誠
知樞密院事失剌把都總河南軍平章荅失八都魯
總四川軍自襄陽分道而下遂復安陸朝廷以士誠
據高郵殺李齊遣詔命乃命平章福壽總淮南諸軍
水陸並進以討之
自六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福安賊圍福州元漳新翼萬戶羅良救之圍解
先是福州盜賊猖獗攻陷福州朝廷以燕只不花為
福建行省平章迭理彌實為理問冒賊赴任時官軍
俱集省城外擊賊門諸城門彌實建策請開一門以
縱賊奔因伏兵擊殲之遂復其城及是福安賊康子
政又集群賊圍逼福州省中震動燕只不花會帥憲
兩府以禮幣致良良遂募兵數千人沿海道日夜以
進直抵城下與賊交戰賊鋒甚銳良令軍士以藥弩
射之中者立死賊視其箭驚曰漳州羅萬戶軍何以
至此良遂挺身突圍入城夜引敢死士追躡賊營殺
數百人賊比覺則良提兵已入城矣如是者數四賊
大恐翼日出城與賊死戰大捷因各駭散遁去省城
圍解燕只不花等開城門勞師旌以幣帛奏授黃金

符印俾長萬夫是時論八閩能將必以羅良為稱首

九月朔日有食之○元主還大都

冬十月元授方谷珍等以官不受

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待御史左荅失里復招諭谷珍既而二人報谷珍已降乞授以五品流官令納其船散遣徒衆即以谷珍為徽州路治中谷璋廣德路治中谷瑛信州路治中督令之官珍等疑懼不受命仍擁船千艘據海道阻絕粮運於是朝廷乃復遣江浙右丞阿兒温沙等率兵往伐之谷珍斂船入海

元江西行省復瑞州路

瑞州先為陶九所陷及是左丞火你赤以兵平富川臨江因進兵克復瑞州賊徒散走

十有二月元江浙平章卜顏帖木兒會兵擊天完主徐壽輝于灞水故巡檢劉濬子劉健擒其將王善獻于軍府

卜顏帖木兒及西寧王牙罕沙等合軍討壽輝于灞水壽輝敗走獲偽官四百余人初壽輝將王善既陷羅源因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濬募壯士與其子數與力戰中箭墜馬俱被執濬罵賊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瘞父屍健歸請帥府兵以復父仇弗聽因盡散家資結死士百人詐為工商流丐入賊

中半夜發火大噪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其殺父者
并擒善獻于軍府碟之江浙行省即以劉濬破賊之
事聞朝廷異之詔贈濬行省檢校以健知古田縣事
元陜西平章亭羅四川右丞苔失八都魯復坮房州詔
以亭羅守之
元主作演揲兒法及天魔舞
哈麻秃魯帖木兒進西番僧教元主行房中運氣之
術號演揲兒法又進僧伽璘真善秘術密法元主皆
習之詔以西番僧為司徒加璘真為大元國師各取
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嘗謂元主曰陛下尊
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
當授此秘術大喜樂禪定於是元主日從事於法廣
取子女每遊宴以宮女十人按舞名為天魔舞首垂
髮數辮戴象牙冠身被纓絡大紅銷金長短裙褲雲
肩合袖天衣綴帶鞋襪各執加巴剌班之器內一人
執鈴杵奏樂又宮女十一人練槌髻勒帕常服或用
唐帽漢衫所奏樂用龍笛頭管小鼓箏篥琵琶笙胡
琴響板以宦者長安迭不花領之遇宮讚佛則按舞
奏樂宮官受秘法密戒如元主諸弟八郎者與咱麻
妹婿秃魯帖木兒老的沙等十人殪倚納皆有寵任
在元主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所處曰嗌即元
該其群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聲外聞皇太子深

嫉二僧所為歎去之而力不能
臣按演揲兒法循言大喜樂也豈郎元該循言事事
無碍也于時僭偽並起乃樂其所以亡夫理歎智愚
互相滋發古今未有荒於歎而不昏於理者理以歎
昏智因昏塞軍機在前乘快指揮馬能折衝遠遡動
中敵情也邪淫樂之甚巨憂伏焉的沙孛羅禿堅犯
闕蓋里上都之奔應昌之走妻子為俘身死莫葬其
幾皆兆於此矣

元大同路大疫人死者大半

郭子興引兵趨滁州趙君用遂專濠州

甲午 元至正十四年天完治平四年周天祐二年 春正月我

大祖率兵攻靈璧縣取之

元汴河冰五色

大梁城東河水皆冰成五色花草如繪畫三日方解

元咎失八都魯復峽州

二月元遣使和糴于浙西

時江浙兵起用度繁多京師食不足故命吏部侍郎
貢師泰往和糴得粮百萬石初兩淮運使宋文瓚上
言江陰通泰江海之門户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
萬户以鎮其地今戍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
花山賊才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而反為所
敗後竟假手賊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選智

勇以弭後功不然則東南五省恐非國家之有當時
不聽至是其言果驗云
臣按宋文璉之言胡元君臣之失又是我之殷鑒者
也
三月朔日有食之○元潁州陷
夏四月元汾陽地震江西湖廣大饑民以疫厲死者無算
元主如上都○元河南行省立南陽鄧州等處毛胡盧
義兵萬户府免其民雜差令討賊自效
六月張士誠攻楊州元達識帖睦邇及士誠戰敗績
士誠以兵攻楊州達識帖睦邇率兵討之與士誠戰
諸軍皆潰詔江浙參政佛家奴會師又討之士誠進
陷忻州諸軍又潰乃復命刑部尚書阿魯募兵于冀
海州以討之士誠自是據益振
秋七月我
太祖取滁州以李善長掌軍事
太祖初自濠如定遠將南畧滁陽李善長謁于道左
我
太祖從容語之曰今群雄並爭非有智者不可與
謀議吾觀群雄中持案牘謀事者多毀左右將士將
士皆不得效其能以至於敗主已安得獨全汝宜鑑
其失務協諸將以成功無效彼所為也自是善長日
見親密俾掌書記贊畫軍機饋餉及是月我

太祖引兵向滁以花雲為前絳雲單騎直前卒遇賊
数千人於道顧後騎未至欲退不可雲獨提劍躍馬
衛我 太祖橫衝其陣以出 賊驚曰此黑將軍勇甚
不可與爭 絳及兵悉至遂克滁州因以次兵時郭子
興自泗州還欲拔善長置麾下善長弗肯行泣訴于
太祖 太祖曰主帥命不可違也終不往久之子興亦
不復召乃止

八月元主還大都

九月元以右丞相脫脫督諸軍擊張士誠于高郵
詔脫脫以太師中書令右丞相總制諸王各省軍馬
董督總兵領大小官員將士以伐士誠於高郵期必
撲滅乃還

谷珍執元帥守以要詔命
谷珍既受帖里帖木兒左荅失里之招仍擁船阻絕
粮運如故朝廷為罪二人命江浙右丞阿兒温沙參
政思寧普復統兵伐之珍遂執元帥也或迷失黃岩
州達魯花赤宋伯顏不花知州趙宜浩以俟詔命

十有一月元右丞相脫脫以師圍高郵大破士誠兵於
城外士誠及其黨呂珍潘原明突圍出走
脫脫帥師至高郵連戰皆捷士誠引兵迎戰城外脫
脫命衆奮擊大破之士誠遂與呂珍潘原明等十八
人突圍出走脫脫克高郵

脫脫遣兵寇六合滁州我
太祖命趙德勝耿再成禦却之
太祖既取滁州因以駐師脫脫初　太祖次滁嘗率兵取
城仍追士誠分兵圍六合趙德勝接之矢中左股
鐵佛岡寨攻三汊河口破張家堡收全椒六合并大
柳樹諸寨及是元兵圍六合趙德勝耿再成守甚果壘元兵攻之
太祖親視焉躬率兵與耿再成守甚果壘元兵攻之
益急每日暮攻壘垂陷復去明日又完壘苦戰如是
者數四元兵致疑我　太祖又以計詒之元兵不敢
逼遂還徐州未幾元人復集兵大至將攻滁州
太祖令軍士設伏澗側命再成洋去誘之渡澗大敗
城中鼓噪而出內外夾擊元師大敗乃引去滁城得
完

臣按續編綱目不知稽考此條事實乃於破高郵分
註之中備載脫脫分兵平六合賊勢大蹙蓋不知我
太祖在六合滁州其以為賊蓋疑是張士誠等也不
然其罪尤有甚於帝曹魏而寇蜀兵者雖然我
憲宗詔修續編綱目其意盛矣稽擾弗審臣子能安
之乎是以忘其固陋敢刊正而增補之萬罪萬罪大
凡修史當出一家不可籍功于衆蓋人心不同所見
亦異不統於一則記事載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
白可期汗清無昔是以唐人專以劉知幾領史而以

宰相劉巨源蕭至忠監之故記事多實且得大躰
十有二月元削脫脫官爵奪其軍安置淮安
脫脫在高郵不還元主以定住為左丞相瑣南班吟
麻為平章哈麻有德於脫脫以後脫脫納汝中栢之
譖改哈麻為宣政使哈麻深嫉之御史袁賽不花等
承哈麻風旨劾脫脫出師三月畧無寸功傾國家之
財以為己用半朝廷之官以自隨其弟御史大夫也
先帖木兒庸鄙貪淫玷汚清臺紀綱之政不脩貪淫
之心益著章凡一上乃詔也先帖木兒出都門聽旨
遂削奪脫脫官爵女置淮安也先帖木兒安置寧夏
以太不花為河南行省左丞相月濶察兒加太尉雪

雪知樞密院事代將其兵詔至軍中龔伯璲曰將在
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受密旨一意進
討可也詔書請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
我而我不從是我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弗從
既聽詔頓首謝曰臣至愚荷天子委以軍國重事蚤
夜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負上恩所及深矣即出名
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月濶察兒等節
制各省副使哈剌荅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
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遂援刀自刎死
臣按古今有三等真才博學詞章不與焉窮居耕學
取予不苟其探賾索隱謀慮可施於時著述可傳諸

後如伊尹孔明之流卓乎卓者也世官巨族習聞機
要天下有變識勢重輕如荀或王道諸人才之次者
也又有不事身家專事遊涉覽四方之形勝察人物
之巨微亦能精神聰覺鑑事象物警悟不減於潛脩
知識均類於熟講如酈生穆之之徒次乎次者也吾
觀脫脫才雖不及伊葛語以王荀酈劉則並矣且為
元世臣歷相三世取精多而用物弘又脩宋遼金三
史聞見廣而更事多上承寵命下令諸侯天下智謀
樂為之用也久矣始征徐州李貳出走繼征高郵士
誠竄奔用兵方畧誠有過人者方其高郵既充西師
六合瓦壘之攻滁間之戰臣處今為
太祖當年之懼每念耿耿及觀脫脫惟安安置心始
平怡脫脫之廢非人之所能為也庸非天意將使我
朝混一天下之速哉
元復以威順王寬徹普化鎮湖廣
王初以武昌失陷奪其印至是以討賊立功還其印
仍守舊鎮
徭賊寇元衡州萬戶許脫因死之
元大都饑疫民有父子相食者
元主製龍船及宮漏水器
元主製龍船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用水手二十
四人皆衣金紫自後宮至前宮下海子內往來遊戲

行時龍首眼口瓜尾皆動又自製宮漏高七尺廣半之造木為櫃藏壺其中遇水上下櫃上設三聖殿櫃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二金甲神一懸鐘一懸鉦夜則神人能自按更而擊無分毫差鳴鐘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櫃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子午時自能耦進渡仙橋達三聖殿退立如前其靖巧絕妙皆前世所未有

臣按是時天變荐臻郡縣分裂不思輯撫之方而為此耳目之玩是棄祖宗之天下者矣

乙未元至正十五年宋主韓林兒龍鳳元年春正月元以黑廝為平章政事天完將倪文俊破沔陽

威順王令其子報恩奴同湖南元帥阿思藍水陸並進以討文俊至漢川水淺文俊用火筏燒船恩奴敗死遂陷沔陽

元大斡耳朵儒學教授鄭咺請復綱常不報

鄭咺上言蒙古乃國家本族宜教以禮而猶循本俗不行三年之喪又妻其繼庶母叔母兄妻恐貽笑後世宜令改革繩之以禮不報

元遣兵分戍河北諸路

時河南群盜數渡河焚刼州縣中書參議成遵言于丞相曰今天下州縣喪亂過半而河北稍安以河為之障賊兵征不能渡所以剝膚推髓以供軍儲而民

無深怨者視河南之民猶得保其室家故也今賊北渡而官軍不禦是大河之險已不能守河北之民復何所恃河北一搖國勢將若之何語未異哽咽不能言宰執以下皆揮泣乃入奏元主即遣使罪守河將帥而防禦稍嚴仍遣將分兵屯守陝西山東各府州路之險要形勝者

閏月我

太祖取和陽遂守之屢敗元兵於城下

太祖從郭子興既取滁州又謀攻和州乃擊破群盜於雞籠山與韓把頭戰直搗烏江子興乃命張天祐耿再成同取和州再成戰不利衆潰會日暮收兵還天祐等始至適遇元兵急擊大破之遂據其城元將平章也先帖木兒遁去子興聞再成敗復命我

太祖率鎮撫徐達參謀李善長及驍勇數十人繼進暮至和陽始知天祐等據城使人呼之至左右舉火太祖免冑示之遂入城與天祐為城守計復擊敗元兵子興遂命　太祖總兵和陽與天祐等議分甓和陽城計其廣袤為十分限以丈尺刻日各完是月元人以兵十萬來攻　太祖與天祐以萬人拒之又遣趙德勝等畧平含山等縣

二月劉福通以韓林兒稱帝于亳國號宋建元龍鳳

福通等自碭山夾河迎韓林兒至則立為帝都亳州

國號宋建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為皇太后杜遵道郁
文盛為丞相福通羅文素為平章劉六知樞密院事
拆六邑大清宮之材木以為宮闕遵道等各遣其子
入侍於是元人日謀進兵伐宋
太祖攻散新塘高望青山雞籠諸寨還守和湯
元太子禿堅及樞密院使紇仡馬氏兵元帥陳也先
各分兵屯新塘高望青山雞籠山通梗不通　太祖
率天祐等攻散之屬攻雞籠寨未還聞和陽已被兵
亟還未及三里有卒持子李言賊來攻城暮長李善
長已戰却之　太祖大悅時與元人連兵三月至及
乃解

臣按我　太祖自濠而滁未安山滁而亳未定連兵
三月其艱苦憂危甚矣逾年未得其机英雄無所用
武今日臣子閱玩至此宜不為之寒傷乎

元以達識帖睦邇為平章政事○三月郭子興卒我
太祖代將其兵
先時濠城舊帥孫德崖之粮就食和陽求入城假居
數月子興自滁至和與之有隙聞其來遂求去及是
子興以驚懼暴卒德崖欲統其兵我
太祖代其子郭某辦之諸將多子興貴部曲顧望未
盡效臣禮惟湯和以所領部兵聽命甚謹而宋丞相
杜遵道遣人詣和陽招諸將歃為已用諸將詰天祐

曰公度能自率衆禦元兵乎不然公當往天祐遂往
未幾天祐自亳歸推遵道檄以郭興子某為元帥天
祐為右副元帥我　太祖為左副元帥太祖曰大夫
夫寧能受制於人邪却而不受天祐自受之
天完兵破襄陽
元竄脫脫于雲南之鎮西
脫脫安置淮安既又移置亦集乃至是臺臣論其謫
輕故再徙雲南之鎮西其弟也帖木兒徙四川碉門
長子哈剌章肅州次子三寶奴蘭州仍籍其產
劍州雨血○元主如上都
夏四月元以定住為右丞相桑哥失里為平章政事雪
雪為御史大夫
雪雪哈麻之弟也於是國家大政悉歸其兄弟
五月元太不花有罪免以荅失八都魯代總其兵
丞相太不花以軍士乏粮不遵朝廷命令軍士又往
往剽掠監察御史劾其慢功雪民詔削其官仍裨率
領火赤溫從征以荅失八都魯總其兵陞河南行省
平章
天完將倪文俊自沔陽復破中興元帥朶兒只班死之
我
太祖以趙德勝等取真州
元兵既退趙德勝乘勢以四月庚午拔板門寨及是

又引兵擊鐵官等寨遂取真州

六月乙卯朔我

太祖帥師渡江取太平以降將吳昇為總管

太祖駐和日久謀東渡江李善長以衆艱食且無舟楫姑少俟之俄而巢湖水軍俞通海張德勝廖永安桑世傑為左君弼所扼以舟來降我　太祖曰方欲渡江而巢湖水軍來附吾事濟矣德勝等來　迎我太祖登舟乘大水舟至祠城閘已脫敵險然未入江元蠻子海牙集船塞河口以阻諸將之兵趙普勝有異志德勝等露其機　太祖乃謀脫歸和州集商船多載猛士復至黃墩攻海牙船船高大不利進退德勝以小舟與戰操縱如飛左右奮擊大破之追至雍家城擒蕭羅二長官獲船三艘永安矢中鼻膂戰益力敵兵乃退但我兵猶未得入江會大雨連旬德勝等喜曰水勢滔天身可越山尚何俟舟乃發中途遇嶺有澗斷嶺脊上有潯陽橋群舟盡過洞　太祖所乘舟差大意洞不能容欲棄而乘他舟比至洞纔余毫髮而渡兵遂入大江至青沙坊再攻海牙水寨獲鬬艦十五艘由是永安得從容侍　太祖直抵和陽通海等復攻裕溪河水寨及鱭洲鐵長官新生河諸寨獲其人馬而還及是六月乙卯朔我

太祖率徐達馮國用邵榮湯和李善長常遇春鄧愈

耿君用毛廣廖永安等引舟東下自采石磯向牛渚風順水猛頃刻及岸元兵陣于磯上磯下之舟如織相去僅三丈未能猝登岸遇春乘快舸相繼

太祖麾使前遇春舍舟挺戈先登守者駭愕衆披靡太平郡將吳昇領郡兵防守知天命有在倒戈投降

太祖喜曰吾納士招賢共謀大事聞汝江左名賢喜今日之諧即擢為總管昇俯伏謝曰主公如欲取天下莫若恤軍寬民何征不服遂擁入太平城北門元守臣遁去

太祖曰吾得太平以為根本天下不足定也命善長揭榜通衢禁剽掠將士愕然不敢動城中肅靜把頭李震強勇出不由命大掠良民昇請以計除之其所部數日方安時陳義陸寨江陵鎮胡同知水寨蕪湖胡良成據溧水海牙守采石四境窮蹙昇請遍籍鄉兵選世戶吳大通宋成等除千戶領之居民積畜悉徙入城乃設伏於襄城橋陳義率衆來攻時有黃雲罩于城皐義驚面為伏兵所得太平稍安陶安率父老李習等上見歎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吾輩今有主矣因獻言曰方今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安天下之志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以此應天順人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定也

太祖因問吾欲取金陵何如安對曰金陵古帝王都

龍蟠虎踞限以大江若據其形勝出臨四方則何向
不克大見欣納
臣按我　太祖及國初諸老皆天授也渡江之難守
禦太平之苦今日坐享樂利可不念之哉
元兵犯太平徐達湯和鄧愈大破之獲其將陳也先
元將也先與康茂才水陸犯太平城湯和擊其水軍
矢中右臂氣益厲達與鄧愈率兵由東門轉戰城北
破其步軍生擒陳也先我
太祖釋之也先與盟而嘔馮國用知其有異謀曲防
之竟不能害於是邵回吳昇東招溧陽遇春招下溧
水以昇父吳祥知溧水徇句容守之

廖永安率兵攻采石
時太平雖為我有而前後水陸之寇又多永安於是
以是月四日攻取丹陽湖十三日取小花塢十四日
取水陽至是二十八日率水兵以攻采石
秋七月天完將倪文俊復陷武昌漢陽進圍岳州
元遣使招諭各處起兵者
元主遣諸王夫里門左丞沙剌班等各率兵守禦山
東湖廣四川等處并招諭濠泗諸起兵者中書右丞
許有壬言朝廷務行姑息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子
女玉帛並無鬬志遂倡為招諭不可用也不聽
元以達識帖睦邇為江浙行省左丞相

時江淮騷繹南北阻絕達識帖睦邇便宜行事乃任
用非人肆通賄賂賣官鬻爵惟視貨之重輕以為高
下謗議紛然所部陷沒不以為意
慶永安復征采石
永安前征采石就留鎮禦京口是月十六日連與賊
船交戰輒破之二十五日復征采石獲快船三十隻
時握兵僅萬人長湖大江賊莫敢敵
八月俞通海攻拔行廊山溧縣小花塢溧陽慶永安攻
拔水陽小花塢
天完遣兵陷宣州元致仕禮部尚書汪澤民死之
澤民字志淑婺源人不屈罵賊而死
九月俞通海取太平河三汊口戰破海牙獲船一艘
通海以兵攻克銀渚東覇及固城湖民寨復取三汊口
元以紐的該為平章政事
冬十月元中丞燮子海牙復以舟師扼采石陳也先也
方山
通海前在觀渡橋河口與元兵戰獲船一艘擒其將
屠子花等二十余人海牙悉戰艦結寨采石也先亦
以兵屯營方山以伺太平故永安攻之
十有一月壬辰元主親祀南郊
元主謂丞相定住曰敬天地尊祖宗重事也近年闕

於舉行當選吉日朕將親祀郊廟務盡誠敬不必繁
文卿等其議典禮從其簡便者行之遂命右丞斡欒
左丞呂思誠領其事哈麻奏郊祀郊之祖以太祖配
皇帝出宮至郊祀所便服乘馬不設內外儀仗教坊
隊子齋戒匕日散齋四日於別殿致齋二三日在大
明殿西幄一日在郊祀所以皇太子為亞獻攝太尉
右丞相定住為終獻
十有二月廖永安取常林唐寇寨及克蕪湖
元主下詔罪己大赦天下
元人圍亳州劉福通以其主韓林兒走安豐
荅失八都魯以兵進次許州與宋福通軍相遇戰于
長葛大敗將士皆奔潰至中牟收散卒屯聚會劉哈
剌不花引兵來援大破福通兵復駐汴梁至是又破
之於太康進圍亳州福通遂以宋主奔安豐
元哈麻矯詔殺故右丞相脫脫
脫脫貶雲南行次大理騰衝知府高惠欲以女妻之
脫脫曰吾罪人也安敢念此以巽詞拒絕惠卿之至
是再徙阿乞輕之地惠發軍圍之哈麻又遣使賜之
鴆遂卒年四十二
臣按哈麻兇狠忍毒遠類漢之鄭朋華龍唐之崔湜
宋之問是人也唯利所在必爭趨之劉向五王之不
戒受禍於前脫脫初昵哈麻以其營護已也哈麻之

媚脫脫以其能引已也及宣政之除則拂其前日媚已之意矣已當柄任又慮脫脫起軋乎已所以必矯殺之然後快於心

元復濬大河內道

大河內道之開命埜也董其役埜先奏自十一年以來天下多事不宜興作大工元主怒命使高麗又改命宦者荅失蠻董之

荊州大水

丙申元至正十六年宋龍鳳二天完治平六春正月天完將倪文俊迎徐壽輝居之漢陽廖永安復征采石拔小花塢

元哈麻雪雪謀逆伏誅

哈麻以進西番僧為耻告其父禿魯曰我兄弟位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禿魯帖木兒等以淫褻事上何以治天下皇太子年長聰明不若立為帝而奉上為大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禿魯帖木兒恐太子為帝則已必先誅即以聞于元主然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哈麻謂陛下年老故耳元主大驚曰朕髮未白齒未落遽謂我老邪因與謀去哈麻雪雪計已定有旨哈麻與雪雪毋入朝御史大夫搠思監因劾奏二人罪惡元主曰哈麻兄弟雖有罪然侍朕日久且與朕弟同乳姑緩其罰令出征自效已而省臣又糾其罪不已遂詔哈麻安置惠州雪雪肇州比行皆杖殺之

杓也先帖木兒就籍其家資以賜哈麻及是籍哈麻家所得庫藏封識如故未啓也時中外皆謂元主怒其譖殺脫脫而不知其罪由於不軌

元劍州地震十日

二月常遇春鄧愈攻破蠻子海牙水寨采石遂通海牙知我軍南畧復以樓船與康茂才等屯采石結砦黃墩南北不通我

太祖以將士雄渡江而其父母妻孥尚留淮西勢莫可致故命遇春等大進舟師以攻之遇春設疑兵以分其勢以正兵與之戰箭下如雨良久鄧愈等出奇兵搗之俘其精銳又用艨艟二艘以薪草灌油置砲其中火烈風猛海牙茂才等舟師大敗獲余船二百是役也王銘居奇兵之列大呼殺入衆不能支水寨遂拔而永安亦生擒吳良等首目十一人又擒薛寇二十七人并王與祖雷福舒壽等船隻海牙僅以身免又收船十艘於小花塢自是元人扼江之勢遂衰

張士誠入平江遂取湖松常等州元侍制烏馬兒孫撻死之

士誠亡命復集衆入平江於是湖州松州常州皆降先時或謂士誠有降意故元主遣集賢侍制烏馬兒孫撻特詔往諭之士誠拘之一室逼之使降撻詬斥不

絶及士誠徙平江撝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諄遣人約
鎮南王刻日進兵復高郵語漏泄士誠殺之
三月廖永安馮國用破元將陳兆先于方山降之
也先之子兆先合淮兵二十萬屯營方山與海牙茂
才等相望以伺太平兆先部將繆美初與也先渡江
而南察其所為必敗率所部千余人馬三百匹來歸
于陰港畢成亦率衆來附　太祖乃命永安國用統
兵攻兆先大破擒之獲其衆數萬國用選其驍健者
以為軍鋒
太祖自太平攻集慶庚寅取之元御史大夫福壽死之
遂立天興建康翼元帥府統兵行征

兆先既降國用選其兵為軍絳者五百人置麾下五
百人多疑懼不安我
太祖覺之是夕悉令入宿衛環營而寢屏舊人於外
悵前悉無兵獨留國用一人侍卧榻　太祖解甲憩
寢達旦五百人始安及是悉發太平諸軍攻集慶國
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陣諸軍圍之福壽數督兵出戰
盡閉諸城門獨開東門以通出入已而諸軍夾攻力
不能支城遂破百司皆奔潰福壽獨據胡床坐鳳凰
臺指麾左右或勸之去叱曰吾為重臣城存則生城
破則死俄而兵四集遂遇害我
太祖入城召官吏耆民諭曰吾率衆至此為民除亂

耳爾官各安職業毋恐於是民大悅更相慶遂改
集慶路為應天府凡得兵士五十萬又立天興建康
翼大元帥府命諸將統兵以征不服初國用謁我
太祖於妙山而奇之問定天下大計焉國用對曰金
陵龍蟠虎踞真帝王都願先拔之定昂然後命將四
征掃除群寇救生靈於水火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
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　太祖悉從其言
元以余闕為淮南行省參政仍守安慶
池州賊趙普勝來攻安慶闕與連戰三日普勝敗走
一月至相拒二十日又敗走
徐達湯和取鎮江聘元行樞御史秦從龍

達與和將兵下鎮江臨行　太祖戒之曰爾等當體
吾心戒戢將士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
處以軍法達等頓首受命十七日兵至鎮江逼其城
俞通海西滅牌湾寨遂拔鎮江兵不血刃有一二將
數常縱軍士剽掠　太祖召還欲宣諸法李善長懇
救乃免又嘗謂徐達曰爾往下鎮江有秦元之者才
器老成入城當為吾訪之吾欲見焉及是元之有從
孫永時在達軍中因遣還報我　太祖命文正朱文
忠以白金文綺聘之元之遂與妻陳氏偕至
太祖出迎於龍湾時駐富民王綿帛家因邀與同處
朝夕訪時事元之悉言無隱入應天居于西華門外

事皆與謀議元之生日　太祖與世子至其家與飲
元之因薦温州路教授陳遇有輔翼才宜寘左右俾
效裨益即日召見與語太悅稱先生而不名
臣按周禮賢以德得民故帝王征伐必養民致賢以
啚天下　太祖一禮元之而遂得陳遇子曰舉爾所
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往者　朝廷有事安南臣在
戎行嘗備訪安南豪傑尹茂魁梁得朋譚慎簡阮澤
民及黎庸阮勤張漢超陳特見范永可杜克章范師
孟朱師毅莫挺之等學行事實後裔王師若到必尋
其貫以求其後使舉所知以及未知以為聯屬安南
士民之具屬莫氏使人納降而止

太祖既得陳遇日見親幸至其弟者有三命以官輒
辭不就又謂之曰卿若不欲仕有子令帶刀侍衛遇
又叩首以子幼為辭前後賜問眷待亞於勳戚達等
既下鎮江自此金壇廣德宣城皆有心降附原其由
則自禮遇元之陳遇所致也元之從龍之字
俞通海追元康茂才於第二港茂才力屈乃降
茂才以海牙兆先兵既破屢與我諸將戰不利遇春
又以兵虛撓之茂才連發軍以應遇春度其疲伏兵
殲其精銳殆盡茂才又收散卒立寨於天海洲前二
月間　太祖命以襄陽砲擊之茂才奔行臺陞參知
政事及克應天奔京口至是通海舟師追及之茂才

乃率所部三千觧甲來降頓首言前日之戰各為其
主今日屢敗天數也事至於此死生惟命苟得生全
尚竭大馬之力以報我　太祖笑而釋之俾率所部
三千余人以從征
方谷珍降元以為海道漕運萬户谷璋為衢州路總管
兩日相盪
徐達攻常州破張士誠援兵遂圍常州
達既定鎮江轉江南行樞密院同簽將數萬人攻常
州士誠遣其弟九六盛兵來援達擊擒九六既而扼
于牛塘與遇春奮刀夾擊大破之又擒張德因乘勝
進圍常州門其諸城門

臣按有聖主必有忠臣君用為國初死事之始及後
子孫各死其職而無國於後聞者悲之
華高率兵取廣德
高從諸將下金壇丹陽陞秦淮翼元帥因謀取廣德
守兵陣于城外以待高出數騎挑戰堅壁不動高麾
衆奮擊大破之守兵入城城堅難拔高率衆力攻破
之得兵萬人糧數萬余石
五月天完將倪文俊陷澧州
六月彰德路李實如瓜
先是童謡有云李生黄瓜民皆無家
立行樞密院于太平以花雲為院判階安遠大將軍守之

秋七月諸將奉我
太祖爲吳國公
時置江南行中書省我
太祖總其事以李善長爲
參議官郭景祥陶安爲郎中各分房掌事至是諸將
奉
太祖爲吳國公得專征伐因置前後左右中翼
元帥府以張鷹華雲龍虞勝宗陸仲亨鄧愈陳兆先
王玉陳本等爲元帥其陶安眷任日深後得劉基宋
濂章溢葉琛我
太祖問四人何如陶安對曰臣謀
畧不及劉基問學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
琛
太祖多其善讓景祥雖文吏然有折衝禦侮之
才與李善長俱侯元善阮弘道等皆渡江者後祥爲大
都督府參軍出鎮和陽政通歲稔增樓櫓一百余所
浚城濠六百余丈百廢俱舉仍廣屯田足軍食
太祖以璽書勞之後祥等卒
太祖曰隨我渡江文
臣若阮弘道等勤勞一十五年俱許他子孫世襲所
鎮撫以酬其勤勞
張士誠破杭州元江浙左丞相達識帖睦邇平章政
事左答納失里戰死參政楊完者復之達識帖睦邇復
還杭州
江浙之亂達識帖睦邇等奔
自寶慶召士官楊完者至淮南殺賊有功累官至參
政至是士誠以兵破杭州達識帖睦邇遁走富陽平

章左荅納失里戰死完者乃自嘉興引苗軍及萬户
普賢奴破士誠兵復其城達識帖睦邇復還杭州
宋李武崔德破商州元奉元路判官王淵起兵復之
天完將倪文俊陷衡州元帥甄崇福戰死
甲戌彗星見
彗出張宿色青白指西南長丈余至十二月朔乃滅
九月宋李武崔德入潼關殺叅政述律杰
武與德以兵攻潼關陷之殺叅政述律杰豫王阿剌
忒失里同知樞密院事定住引兵復潼關河南平章
百家奴以兵守之無何武德復陷關百家奴兵潰豫
王復以兵復之武德敗走

冬十月徐達大敗張士誠兵於甘露獲士德
達圍常州王玉為右副元帥營于甘露士誠遣弟士
德以兵來援王戰破之士德策馬走玉遣男子虎追
之士德遇坎墜馬虎子擒之　太祖喜曰士德士誠
謀主今被我擒張氏之成敗可知已矣
華雲龍及張士信戰于舊館士信敗績
雲龍先與趙先鋒破廣德州兵遂與士信戰於舊館
士信大敗有湯元帥者善槊馳槊刺雲龍雲龍即運
劒斷其槊湯元帥驚懼墜馬生擒以歸遂陞雲龍為
右副元帥
大星隕于大名

有星如火從東南流芒尾如曳篲墜地有聲火焰蓬
勃久之乃息化為石青黑色光瑩狀如狗頭其斷處
如新割命藏于庫中
賊陷淮安元江東廉訪使褚不華死之
不華與副使劉甲捍禦淮安甲守韓信城聲勢相掎
角不華復上章劾總兵者逗撓罪狀總兵者恚之檄
甲別將兵擊賊以困不華賊掘塹圍淮安芻餉路絕
元帥吳德秀運米萬斛入河為賊所抄攻圍益急總
兵者屯下邳按兵不出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應城
中餓餓者仆道上人即取啖之草木螺蛤魚蛙鳥雀
及靴皮鞍韉革箱敗弓之根皆盡而後父子夫婦老
稚更相食撤屋為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荊棘力既盡
城陷不華援據西門力戰中傷被執為賊所臠子伴
哥亦死不華守淮安五年大小數百戰精忠大節人
比之張巡淮安南北要樞淮南行樞密院同簽董摶
霄嘗建議以為南北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保
救援淮安誠為急務莫若於黃河上下瀕淮南之地
及自沭陽以抵沂莒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
一總砦又於介中設一小砦使烽火相望而巡羅往
來遇賊則併力疾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
退有守常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又言淮之南北
民壯者已盡為兵老幼無所依者宜置軍民防禦司

籍其民以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且守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復恢復可圖也時不能用故淮安陷

臣按今之淮安東南漕運萃焉是乃秦隋成皋洛口也國計攸繫治亂決之保護豫圖當循民撫兵遇溪蹊多設守捉則可以保常變矣

十有一月宋遣兵徇河南

十有二月天完倪文俊陷岳州殺威順王子解帖木兒元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次南陽嵩汝諸州附宋者皆降

臣按南陽有高山峻嶺可以扼控如石山鯉魚山魯王仙翁石夾花園昆陽西夾石荊子石黨子石象河馬尾鎮等關又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陝東達江淮南通襄漢北向河洛路由石山鯉魚拓禽以出者也實為要地大不花次兵而嵩汝諸州立降是可驗矣更廣唐鄧汝蔡之田則府庫充實緩急益賴

丁酉元至正十七年宋龍鳳三天完治平七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宋李武崔德攻七盤藍田元人合兵禦之毛貴又攻膠州僉樞密院事脫歡死之

武德以兵攻藍田元主詔察罕帖木兒以兵會荅兒麻亦兒守陝州潼關察罕帖木得詔遂帥本部兵馳赴

沿途敗敵哈剌不花由潼關抵陝西會豫王及定住
合兵進討劉福通又遣毛貴攻膠州陷之殺其簽樞
密院事脫歡自此又向萊州孟都般陽山東大震而
李武崔德向陝西亦無敢拒者
二月天完將倪文俊陷峽州
宋李武崔德由商州入武關西趨長安復東畧同華元
陝西行臺御史王思誠檄察罕帖木兒李思齊擊之敗
走
武德等兵破商州攻武關抵之遂直趨長安分兵東
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豫王及省院官屬皆洶惧計
無所出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思誠曰察罕木兒之名

賊素畏之遣使求援此上策也宇將恐其軋已論久
不決思誠曰吾兵弱且夕失守各將安歸乃移書察
罕曰河南陝西兩省互為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
独安時察罕新復陝州得書大喜遂提輕兵五千與
李思齊倍道来援遇敵轉戰殺獲無算餘黨皆散走
朝廷論其功以察罕帖木兒為陝西左丞思齊為四
川左丞臣按元李雖衰亦有人材江淛山東行省之
破也復之則有董摶霄福建行省之破也復之則有
羅良河南陝西之危也掾斥而鎮定之則有察罕思
齊察罕思齊忠而未純摶霄羅良忠矣乃為毛貴陳
有定所殺此元亡所以速也

三月徐達拔常州以湯和守之
士誠弟士德被我兵擒獲之後我師益奮士誠氣愈
阻乃奉書請和頗歲輸粮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
金三百斤以為犒軍之資　太祖復書數其開釁召
兵之罪且許其歸我使臣將校即當班師士誠得書
不報復誘我新附義兵達請益兵圖之至是遂援其
城定所屬縣又議兵進討旁近府州湯和則統兵居守
元義兵萬戶賽甫丁阿迷里可叛據泉州
臣按泉漳二州吞噬之勢也上達興福下通潮惠漳
州實居其中水陸利便堪為閩廣首尾之援賽甫丁
等既叛當時撫兵不花為福建平章嘗以羅良解福
州圍矣若令羅良以漳州兵征討賽甫丁北援白水
閩南守分水界則漳泉寧定上足以為興福之里下
足以為潮惠之庇矣
宋將毛貴陷萊州元守臣釋嘉納砲之毛貴引兵向益
都元山東宣慰使董搏霄收之而破宋師于濟南太尉
紐的該復以搏霄徙益都
毛貴自膠州攻萊陽入之守臣釋嘉納砲焉貴又引
兵趨益都般陽諸州元遂董搏霄為山東宣慰使從
知樞密院事不蘭奚擊之未至益都而濟南吉急搏
霄乃損兵赴濟南大破敵兵於城下詔陞搏霄為淮
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宣慰使都元帥有嫉其功者

譖於紐的該令依前往援益都搏霄屬老且病請以弟昂霄代領其衆朝廷乃以昂霄為淮南行院判官未幾復命持霄守河間之長蘆持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後毛貴果敗不蘭奚於好石橋取濟南立賓興院選用故官分守諸路又於萊州立屯田三百六十處山東遂陷持霄方駐南皮縣魏家庄詔遣使拜河南左丞甫授命毛貴兵猝至搏霄營壘未完諸將曰賊至當如何持霄曰當以死報国恩拔劍督戰賊突前搏霄被刺无血惟見白氣衝天是日昇霄遂卒臣按濟南為山東內外形便進向擬擊敵有所憚的該多以益都為重濟南為輕真不知類者

勝寒心此昭宗所以見侮於宋文通而汴岐交戍終致兵鬬闕下社稷為墟也五十九之言切中時弊而元王悅而不繹其太子又率衛兵以出孛羅老的沙之逆其亦有所啓之歟雖然元人之失是我之鑒也我 國家以永樂辛丑定都燕京仍元舊也其置兵肇衛以護陵寢壯中夏威夷狄無不備至是故設錦衣十二衛以衛宮禁留守四十八衛以衛京城曰五軍曰三千曰神機統諸軍以司訓練又有十二團營如耀武奮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所以簡精銳備征伐然原制五軍所以肆營陣神機所以肆銃手三千所以肆巡哨或云三

營各自團操恐武藝不能相通臨敵必難相應若合
三營軍馬同在一處相兼操習枝熟之後必賴其用
矣宋有疊陣法吳璘所作也似亦可用其法前一行
刀楯蹲伏以俟其陣最低第二行矛戟大鎗立地以
俟其陣稍高後一行騎兵弓矢其陣最高互相倚恃
迭為赴援切謂最低之陣若邊塞之外蹲伏之處掘
地取足容身刀盾前蔽看虜騎多少選吾牝馬橫立
其前以風之則虜騎必突吾前騰驤撓亂而吾軍士
伏於地次者刀楯亂發更蔽以雲幢而參之柁戟則
矢鏃莫加虜馬之足不能給又邊塞之所其在陸也
則縱橫掘塹以為地網其遇泉也則溝引停畜以為

水櫃然虜馬驟來衆情忙逼或在地網水櫃之外即
當施吾制殲之方則有電掃雷丸可用矣其為器也
管用七尺而以銅為之小管七寸而以藥發之小管
之口塞以鉛丸出入橐中日夜任發遠者一二里近
亦二千步丸及之處人馬碎易最喜虜騎充塞然後
克施全功若畧邑攻堅以復邊要久沒城壘尤其所
宜者且用衆少而成功多費省而兵卒強人人喜
於進戰不俟我之威逼也所以必用雲幢柁戟者蓋
雲幢以遮外衛內而施吾攻戰之秘柁戟一揮則強
勇不能禦矣嘗考鉅鹿救趙項籍大破章邯官渡相
持關羽直取彥良馬超馳逐曹操閔冉衝潰梁犢凡

若此輩古今歆羨自吾視之則不能動吾所謂也我
朝景泰中也先犯順師次京城當國于公既無術以
引致虜騎又無具以決戰平地収歛退怯舉朝婦人
可謂羞當年而辱後世矣吾爲此追惜稽古窮思盡
賢愚而叅技藝創此電掃雷丸及雲幢柁戟之法爲
吾止成其器而未致其精蓋成而毀者屢矣恐奸猾
則吾之法以工其制而反以制我則我無以爲禦耳
備聞　京師西苑之内有崇智翫芳圓殿承光仁智
介福延和廣寒方壺瀛洲玉虹金露凝和擁翠飛香
大素歲寒遠趣會景暎暉迎翠澄波昭和數處乃
萬幾之暇優游其中以頤神和者也間有廣濶可以容
衆教藝者則召工匠以成其制教百人以及其類演
習以極其精
閱以視其成則嬰之者碎近之者亡雖使関超関冉
復生亦無所用其猛矣　京師兵不知戰邊將屢戰
無功大勢憾搖將及内地及覘其所以禦誨人未見
簡便之術是以重感五十九之言不惑推論及此
五月元以棚思監爲右丞相太平爲左丞相○我
太祖取寧国府執朱亮祖元寧国百户張文貴自殺
亮祖初爲元義兵元帥嘗以越濡須經梁山度芜湖
肆掠江東江東合兵攻之亮祖懼　太祖渡江取太
平下寧国亮祖被擒我　太祖嘉其勇悍賜以金帛

俾仍舊官居數月復叛歸元数與我戰我軍為其所
獲者六千餘人諸將不能當適欲取集慶未暇致討
賜之金帛而去及下集慶克常州遂遣徐達等率前
鋒討之圍寧国副將常遇春被創而還　太祖自往
督戰唐勝宗陸仲子又破其援兵俘斬甚衆達益督
兵攻之亮祖兵敗于城下縛見我　太祖語之曰爾
將何如朱亮祖對曰是非得已生則盡力死則死爾
太祖壯而釋之留置麾下自是從軍以備征討其寧
国守臣楊仲亨開門請降百户張文貴殺其妻妾自
刎而死寧国既取　太祖與諸將因議分兵以取江
陰徽州及池州諸處

張士誠遣將寇長安州守將欣炳文劉成破走之
始二月丙午炳文劉成自廣德取長興士誠遣趙打
虎以兵三千迎戰追至城西門打虎走湖州戊申克
長興獲戰船三百余擒守將李福荅失蠻等義兵萬
户蔣義率所部二百人降有儒士温祥卿者炳文礼
之用其策分兵據要害　太祖因改長興為長安州
立元帥府以炳文為都元帥劉成為左副元帥統兵
守之及是士誠遣左丞潘原明嚴再興率衆来寇屯
上新橋炳文與成擊之擒斬三百余級原明遁去炳
文部將費聚復追至瑣橋斬首三百級自是寇退走
不敢犯者四年

張鑑張德林取泰興

初常州下置江淮分院以鑑為副使德林為元帥何文政為僉院郭天祿湯昌居守鑑等共率兵攻泰興士誠遣兵來援鑑遣元帥徐夫德林率兵迎擊破之擒其將楊文德遂克泰興

六月有龍鬬于樂清

颶風大作江中其起所至有火光如毬死者萬余人

常遇春吳良取江陰以良為樞密院判守之

大祖以常州既定命遇春吳良郭天祿率兵取江陰張張誠據秦望山以拒我師總管王忽雷奮先力戰遂破其兵諸將從之會大風雨其師奔潰我師遂據其山翌日進攻州之西門拔其城江陰既拔則士誠舟師不敢泝大江上金焦侵軼路絕遂以良為樞密院判統兵守之

元以實理門為中書分省右丞守濟寧

監察御史脫脫木兒請鎮守河北

脫脫木兒上言去歲河南之賊窺伺河北惟河南與山東互相策應為害尤大為今之計當遴選能將就太不花荅失八都魯阿魯三處軍馬內擇其精銳以守河北進可以制河南之侵退可以攻山東之寇庶幾無虞元主然之

俞通海克大浦口入太湖馬跡山大獲而還

通海既偕諸將定江陰宣城寧国又以樞判趙馘等
趨水陽下句容至是以兵攻克大浦口遂以舟師入
太湖馬跡山衝突賊船軍威雄震敵旗風靡降士誠
守將王貴鈕津盡獲其衆經東洞庭山艤舟施口士
誠左丞呂珍率兵暴至諸將倉卒欲回西退通海曰
不可我寡退則情見彼益集其衆邀諸險以擊我卜
何以當之不如與戰於是身先士卒矢石交下通海
不為動徐令從者披巳甲立船上督戰賊疑為通海
不敢逼珍尋敗去通海全師而還
秋七月胡大海鄧俞取徽州元萬戶吳納死之楊完者
以師圍徽州大海鄧愈復破走之

大海與愈既取宣城遂自休寧績溪率兵向徽州守
將元帥阿思午及建德路萬戶吳納等拒戰大海擊
敗之拔其城納與守臣阿魯灰李克膺等退守遂安
大海追及於白鶴嶺復敗之納等自殺江浙參政苗
元帥楊完者聚兵十萬自上江順流而下入杭城調
鎮撫李才圍徽州期復其城大海自婺源兼程而進
橫槊直前大呼殺入斬李才擒呂旺呂昇衆皆披靡
鄧愈以徽州城郭未完守禦器未備徵將士明賞罰
與大海分門並守奮兵力戰大破其衆擒部將胡卒
等一百五十人完者遁去婺源元帥汪司亦領兵來
降即於徽州立雄峯翼元帥府以胡天福袁政江大

亨宋寶統兵守之因徇開化等處

元大都晝霧

晝霧至旦至午昏暝不辨人物者旬有五日

元鎮守黃河萬户田豐叛附于宋

豐為義兵萬户守黃河至是叛元附宋陷濟寧右丞實理門遁走於是元義兵萬户孟本周復舉兵攻田豐〻亦敗走

元監察御史迭理彌實請黃克復不報

迭理彌實上言疆域日蹙兵律不嚴陝西汴梁淮潁山東之寇有窺伺燕趙之志宜俯從大臣之謀其黃克復之宜豫定守備之策不報

元歸德府知府林茂萬户時公權來附于宋

八月宋劉福通攻汴梁分兵畧地于山東西以及大名衛輝

福通自將兵攻汴梁遣關先生破頭番馮長勇沙劉二王士誠攻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〻趙關中毛貴掠山東福通自取大名衛輝其勢大振

元以苗楊完者為江浙行省左丞

苗軍素無絡律肆為剽掠所過蕩然達識帖睦邇方倚完者為重莫敢禁遏故完者雖陽尊事之而生殺予奪皆決於已達識帖睦邇不得預矜驕自肆不可復制達識帖睦邇仰署成案而已

張士誠降元元以爲太尉并授其黨官爵有差

士誠以兵取元嘉興屢爲楊完者所敗乃以書請降書多不遜完者欲納之達識帖睦邇以其反覆不可信不許完者因勸之乃承制假江浙廉訪使周伯琦爲行省參政至平江招諭之士誠始要王爵達識帖睦邇不許又請爵爲三公達識帖睦邇曰三公非有所可定今我雖便宜行事然不敢專也完者又力爲之請達識帖睦邇外雖拒之實幸其降又恐怍完者意遂授士誠太尉其弟士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樞密院事余黨各授官有差於是朝廷以招安士誠爲達識帖睦邇之功加太尉伯琦始以文藝居館閣有聲及附脫脫謬劾西臺劉希曾遂不爲公論所容後爲浙東廉訪使遇長鎗寇陷寧国倉皇出見之尋遁走至是往招士誠被留平江十年不遣論者謂其遭時多艱善於自保而致身之義爲少闕

臣按我　太祖自入金陵之後不受[illegible]兵以士誠爲之障也士誠不甚懼夫拗完者而深畏我之　其後其所以急於降元慮吾掎其後故啚息肩於元而將以敵我者耳

宋田豐政東昌元人擊却之

豐爲孟本周所敗復自濟　東昌紐的該擊敗之

元主命紐的該爲太尉宋東昌

元澤州陵川縣陷知縣張輔宛之○元太不花復大名
路
天完將休友諒殺倪文俊併其兵自稱平章
友諒汚陽人漁家之子嘗為縣吏不樂供職會徐壽
輝兵起慨然從之為文俊簿書祿尋亦領兵為元帥
及文俊專恣心不快平至是文俊謀欲弒壽輝事未
果奔黃州友諒　殺之併其軍稱平章
閏月宋兵攻襄寧元察罕帖木兒擊之敗走
冬十月置淮海翼元帥府以大亨知府事守禦揚州
太祖於前之九月閱兵於大通江命大亨帥師攻揚
州一鼓克之降其將張明鑑得裝數衆馬二千疋
太祖奇其功遂置淮海翼元帥府以大亨知府事仍
命張德林耿再成統兵同守之
宋兵徇大行州郡白不信破興元遂圖鳳翔元察罕帖
木擊之不信奔四川
宋遣兵北徇大行山郡縣又遣白不信等攻秦隴陷
之進據鞏昌因窺圖鳳翔察罕帖木兒分兵入于鳳
翔城而因遣諜者誘不進等圖城凡數十重察罕自
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比至去城五里所分軍張左
右翼掩擊之城中軍亦鼓噪而出內外夾擊呼聲動
天地不信等兵大潰於是李喜喜昔亡走入四川隴
東頗寧

元苗楊完者寇雄峯翼總管胡天福等禦却之
天福與同翼總管袁政江大亨徇開化敵出兵拒戰
天福麾衆奮擊敗其千户邵某斬首五百級生擒達
魯花赤脫脫帖木兒回翼及是楊完者自浙率兵來
寇天福朱寶復縱兵拒守與完者兵戰於烏龍嶺苗
軍敗却自是敵兵少斂境内粗安
元兵潰于曹州知樞密院事荅里麻失里死之
荅失八都魯與知樞密院事荅里麻失里合兵討林
茂公權至曹州兵潰荅里麻死之
常遇春攻克池州
遇春率周德興趙忠等自銅陵進取池州將軍廖永
安去城十里而軍遂會吳國寶舟師合攻之自辰至
巳破其北門斬洪元帥擒魏壽徐天雄等得粮九千
石薄暮賊復以船來戰遇春又敗之遂取池州留趙
忠守之因引兵攻樅陽
營田使馬世熊卒
世熊初集義旅駐維陽　太祖既定金陵招之即率
所部來歸授營田使至是卒　太祖以世熊行義之
善親為文以祭之曰嗚呼長者之歸也盡天之道乎
所以天之道禍亂不作於善災害不萌於良使得善
始善終天之道也爾世熊者昔役公門未嘗輕惑於
人及帥義旅度量弘深士卒感恩時當高年爾孫來

秦云老病少侵是月歸秦乃知訃音嗚呼傷哉嗚呼
快哉且傷且快善人去世君子誰同快快於善始善
終而盡天理也
臣按我　太祖年纔叁十而叅世熊一文會理真篤
而見道不惑有如此
元靜江路山崩地陷大水○元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
卒
玄字原功其先廬陵人曾大父徙居瀏陽延祐初登
進士第授同知岳州平江二府事累遷學士承旨與
脩宋遼金三史以湖廣行省右丞致仕將歸元至復
留之卒于京師寓舍年八十五追　封楚國公謚曰文

宋兀攻靈関與元察罕帖木兒戰大敗
萬戶謝成大破元苗楊完者兵於雄峯城下
初成從鄧愈克徽州陞萬戶元苗楊完者以兵侵城
繆美出戰西門又出戰東門連捷追奔
二十里及是完者又盛兵薄城擇勇敢士當之衆咸
推成七乃率數百人橫戈鼓噪衝之衆皆辟易自相
踩蹂大軍繼之遂覆其師完者僅以身免論功成為
最
元汾州桃杏有花○十有二月慶元鵝鼻山崩
天完將明玉珍據成都
珍隨州人初因壽輝起兵集鄉兵屯于青山結柵自

固未幾降壽輝及文俊陷川蜀諸郡令珍守之文俊
死遂據成都四川郡縣皆附之
元河南大饑
元太尉荅失八都魯卒于曹以其子孛羅帖木兒領其
軍
劉福通攻陷曹濮大名衛輝等路荅失八都魯引兵
擊之詔達里麻失里來援分兵于雷澤濮州以禦福
通荅里麻失里敗沒軍潰荅失八都魯退駐石村朝
廷疑其玩寇失機使者趣戰相踵敵覘知之詐為荅
失八都魯通好書遺諸路中使者得之以進荅失八
都魯覺知一夕憂憤而死朝廷知其故尋以其子四
川左丞孛羅帖木兒為河南行省平章代將其軍以
圖進討
元詔天下團結義兵以府路州縣正官兼管勸農防禦
事
濠州將趙君用彭祖住據淮安
君用僭稱永義王祖住僭魯淮王
元余寶殺其知樞密事童寶來附于宋
義兵萬户余寶怒其知樞密院事童寶遂殺之來降
于宋將毛貴匕以兵益之遂攻拔祿州因據其城

龍飛紀畧一卷終起壬辰盡丁酉凡共六年